

都市

茶室开在心一隅

□刘映虹

老”，随意慵懒，跟着茶具，或立，或卧于木架之上。

茶室所在的地方，不一定依山傍水，就在江南小镇，在热闹街市的一角。也许，在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下，它会愈发孑然，清瘦的身影，孤独在繁华里。城市的喧嚣，更带给它几分冷清。

但，这又有什么用呢？来这里，是仁俩情投意合的知己，是志同道合的友人，是“闻香”而来的客人。

把盏交心，在一段悠闲的时光里，把一壶好茶，从浓香喝到清淡，从清淡喝到无色无味，兴未尽，情绵绵，余韵悠长，情意回甘。

有时什么都不说，只是坐在那里静静品茶就好。来一壶绿茶吧。袅袅热气中，绿色的香味氤氲，像藤蔓丝丝萦绕眼前，澄澈了浑浊的眸子。缕缕钻进鼻尖，疲乏被驱逐，神志被唤醒。呷一口，清香沁入魂魄里，连同筋骨，一点一点，就那样舒活起来了。若是加几朵茉莉花，那淡雅的香气协同绿茶蒸腾，激活的，何止是味蕾？绿茶，恰如婷婷少女，散发着自然清新的活力。

要不，来一壶红茶？那一盏盈盈的红，通透如玛瑙，似温婉的江南女子，最是养眼润心。端起一杯，凝眸，只一眼，已是千年。抿一口在嘴里，连味道的质感都是圆润的，从喉管顺溜而下，如玉石，如丝绸，甘醇得没有多余的棱角。红茶就像是人的中年，磨去了年

轻气盛的毛刺，慢慢修炼成了趋于“圆”的好秉性。

要消遣时光，喝黑茶最合适不过了。黑茶悄悄的让时间慢了下来，将一份美好心照不宣地延长。黑茶深厚，像极了人到老年，沉稳不慌。黑茶需得熬煮才能焕发出它的神韵，泡饮黑茶怎及煮品黑茶更具内涵呢？

选一只陶制的壶，粗犷、凝重又不失大气。要么就用铁壶吧。那把铁铸的壶，黑色的底子之上，点染了黄褐的印记，是锈迹斑斑，亦或是茶斑点点，写着着一幅大气的抽象画。憨憨笨笨的壶，连“脸色”都是铁青着“不给你好看”，却与黑茶活生生“配一脸”。壶不说话，它默默地改变着水的质地，使之更软；以其阔大的度量，容纳着黑茶在怀里“咕嘟咕嘟”，吞吞吐吐，唠唠叨叨，渐而释放醇厚陈香。

来煮茶吧，将壶架于炉火之上，慢慢熬煮，煮一段闲暇的美好时光，煮一份历经考验的姊妹情缘。熬、煮、焖、泡、滤、品，就在那个晨起或午后，不再用恨什么“纸短情长”，一壶黑茶，一煮，一饮，就是地老天荒。

白茶、黄茶、青茶，无论哪一种茶，用心去品，就能

品出不同的味道，不同的感受。

喜欢在雨天，湖上一壶茶，安然地看雨在玻璃上蜿蜒爬行，任意涂鸦，自在惬意；徜徉在轻音乐里，看雨中怒放的一朵朵伞花，惊喜于五颜六色在此刻呈固态于液态下飘摇、曳动，鲜亮了那一片灰蒙蒙的背景，鲜活了那颗黯淡的心。目光一路追随，或许至街的转角，戛然而止，留下一串余韵；读雨中一幕幕短剧，一个个故事，一场相约，一段偶遇，两手相携，四眼脉脉，辛酸，惊喜的，伤感的……心，就那样跟着掀起、放下，酸涩、温暖、甜蜜……

看着路人形色匆匆，神色仓皇，我更感恩小小的茶室容留我疲惫的心在此休憩。在一盏茶的光阴里，静静感受杯中禅。当被揉捻的茶叶遇上了纯净滚烫的水，它褪去了生涩，在水中迅速翻转、升腾，继而绚烂绽放，升

华自我。品一壶好茶，茶入口，齿颊生香，喉韵生津；入心，过滤掉杂质，撇去杂念，沉淀下浮躁，心，慢慢归于沉静。

开一间茶室，在心之一隅。晴天，打开临街小窗，邀阳光进来，照耀的又何止窗台那一盆绿？雨季，聆听雨声，听雨拍打窗棂，似说着“让我进去”，不禁哑然失笑：任你如何心急火燎，我在这儿独好！

清香笼罩的茶室里，一段古筝，一首佛曲，袅袅梵音如水缓缓流淌在心湖之上，我将烦忧和浮躁折叠成小舟，放逐到心之外的天涯海角。

诗歌

春与夏，悄然过渡（外一章）

□唐风

出于一种仰慕，灵魂被季风催动。我知道，春与夏，正在悄然过渡。庄周御风的苇舟将我度向你的翠域，一片叶子的栖所。

你，形影如火的叶子，摇曳在斜风的春风里。迁移的梦，自西而东，茕茕翩跹于海湾潮冷的雾濛。微绿、含蕊。

一层轻薄的霜白覆盖着、敛收了浑身的暗香。

沉重仓促的步履收紧你期待的心褶。叶子，蜷缩了灵动的舞姿。

是南朝女子的羞涩、拘束，还是汉唐女史的古典、含蓄？

趁着街巷的虹霓，贪婪地将你此际的妩媚尽收有限的视域。

然后，悄悄开拓出一方怜爱的永恒。

风有些凉。不忍你孤悬于粗糙的枝柯，空栖于风的穿梭。伸手，将你采摘，捧于掌心。哈去晨曦下晶莹的冰花，舔舐轻漾于叶面上的烟尘。抹展、抚平、温暖。夹在我灼热的心扉——珍藏！

只愿你，从此，不再飘零，不再冷瑟，也不再寂寥。

静默在我滚烫的魂魄时空，直到绿风暖怀的节令将氤氲我胸膛深处的火唤醒。

春向夏的过渡，是生命在宇宙灵空轮回的宿命，是爱慕与神往激励的征程。邂逅而坎坷，纠结而幸福，难舍又难分。芜杂在混沌而清晰的头额的，是隐痛的爱的情愫。念想从身体的原点发酵，以战栗的手指点化一片混沌。你的影像本色成纯净的月之白，呼吸香畅在江南甜润亢奋的气息中，脉动柔韧我赏阅的眸子——涟漪轻漾。

怎忍心折叠、揉搓，更别说切割。

只这样将形影的叶子轻轻铺展我心灵砾石破峭的河床：

以温情的目光剥离雾霜粘连的叶衣，以发烫的光刀厘析暗香慢溢的茎脉。

晨曦初露的时候，你的芳菲透过窗棂的缝隙，激活了寡淡许久的味蕾。灵魂随着你缓缓地由白而粉，由粉而红的质地嬗变而膨胀。叶子在光中蓄养着了你的灼热，将蛰伏的念想统统唤醒！

那一刻，贴近淡红的叶面，聆听到愉悦的露珠沿着灵魂的核，滴答、滴答……

整个南国，在这个春天湿润，依然在庄子神秘的点化之地等待、等待！

等待五月的婉约……

在西岸，邂逅一场东岸的雨

整合所有的体悟和感触，这个细雨绵绵雾霭的季节最贴近心灵窗口，最打动心弦的字眼就是邂逅。

在西岸，邂逅了一场东岸的雨。横越悠长在的苍穹，相见。

这是一个季节的礼遇，一个空间的安排，关联着什么，或者在冥冥之中又暗示着什么。

风叶凉，雨夜冷，雾亦蒙。

将两颗悬了许久，而今终于相拥想贴得心烘托得那样温馨。淅淅沥沥的龙雨雨漫洒出这样诗情画意的情境，那是造化华饰的色调。

既然遇见是虚与实的化合，那就让你我用身体的软壳裹紧生命的核，为冷硬的现实和坚韧的精神，度量一个恰如其分的契合点——不逃避，不戳破。

能够将一个世纪的期许浓缩于一瞬，这或许就是天公赐予一堆痴情红男绿女精彩的天命。

阳光尽情释放着蓬勃的能量，贝壳汹涌地挤压着海水的波动。亿兆年的生命提升，将两个生灵契合在特定的唯一的时空，贝壳的呼吸开始温热、滚烫，太阳的光柱开始挺拔、饱满。一副那，他们将六朝古都5000年的人文风流荟萃于一点，凝结成醇醇待化的精神酵母，从根部成长，从水涌出发……

“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”

“妈妈错了，妈妈以后再再也不玩手机了。”

“妈妈，家里的煤气关好了吗？”“妈妈，我要你陪我一起睡……”

聪聪娘躺在床上，把聪聪紧紧地搂在怀里，眼泪一直流个不停。

聪聪娘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陪你睡吧，以后可不准再说头痛了？”

承着天意预指的方向，顺着造化铺设的幽径，相伴前行。这种行走，幸福——最广、最深，也可能最富韧性和质感。

在西岸，可以邂逅一场东岸的雨，在东岸，也可遇见一场西岸的雨。

冥冥中，尘世上，这年这月这日都会如是向你告白：

双手向阳，心境如雪。

小小说

给爸妈过个情人节

□崔立

两周前，女朋友旁敲侧击地说，情人节快来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，包你满意！

万事俱备，意外来临。情人节前的两天，女朋友出差，一周后回来，一切的准备付之东流。

当天，是周六，我睡了个懒觉，还做了个梦，我给女朋友送上鲜花，一起晚餐，看电影……

门铃声惊醒了我，我去开门，门外是爸妈。我惊呆了，说，你们怎么来了？

爸妈住乡下，来这里要3个多小时的车程。妈说，没什么事，我们来看看你。爸说，都中午了，你怎么还没起床啊？妈推了爸一把，说，儿子上班辛苦，多睡一会怎么了。我笑了。

午后，我想起预定的情人节的那些节目，要不让爸妈也过个情人节？

我把爸妈送到了电影院，他们俩站在检票口，一脸茫然。我说，像你们买票上车一样。检过票，他们小心翼翼地通过走廊，朝我回过身，我朝他们挥挥手。

看完电影，我们一路走一路说话，妈说，这电影，真是好看。妈还说，真的很好看。妈似乎是不知该怎么表达，一连说了十几个“好看”。爸也不

住地点头，说，不错不错。

晚饭，我带他们去了西餐厅。我坐下时，爸站在餐桌旁，不愿坐下来。我拉他们坐下。爸坐下了，妈对着这柔软的椅子，还是犹豫地没坐下。我再三劝说。直至坐下，爸妈的表情，都有些畏畏缩缩，战战兢兢的。

菜上来了，都是西式的。

爸妈的面前，各有一份黑椒牛排、红酒煎鹅肝、苹果土豆泥通心粉，还有一份果汁。爸妈不会用叉子。我演示给他们看，爸学着我的样子切，切得歪歪扭扭，妈切得也是完全没有章法。很难想象，爸妈干农活时，他们的动作是那么的娴熟。割稻子时，只听见镰刀在他们的手中“刷刷”地响，他们的身后，瞬时整齐躺倒一簇一簇的稻禾。还有鹅肝，切的时候还是挺顺利的，爸切了一小块进到嘴里的时候，似乎摇了下头。妈切了一小块进到嘴里的瞬间，似乎微皱了下眉，但很快就咽了下来，满口地说，好吃，好吃。

那一天，爸妈看起来是很兴奋的，连连夸我说，还是儿子好，儿子好，儿子带我们看电影吃西餐长见识了。

晚上睡了，我想去问问爸妈明早要吃什么。

房间门口，爸在说话。妈说，你说这电影好看吗？爸说，大概好看吧，你不是一直嚷嚷说好看吗？妈说，其实我根本没看懂，原来电影是这样的啊，几十年前，我记得在村里看过电影……妈还说，鹅肝好吃吗？爸摇头，说，不好吃。妈说，我也觉得不好吃。爸说，那你怎么还说好吃呢。妈说，那是咱儿子的一片心意啊……一直说养女儿好，其实我觉得养儿子也挺好……

我听见爸笑了，妈也笑了。我在门外，哭了。

聪聪娘

□廖洪玉

放到桌子上，过去摸摸聪聪的额头，感觉体温正常。聪聪娘很疑惑。聪聪看到她，弱弱地叫了一声：“妈妈，头痛，我要妈妈抱。”

聪聪娘躺在床上，把聪聪抱在怀里，不一会，娘儿俩就一起睡着了。聪聪娘实在太困了。

后来一连三个晚上，聪聪娘一拿起手机，就听到聪聪在大喊头痛。最后一晚上，聪聪娘一边安慰聪聪，一边说：“妈妈去拿药丸，吃上两颗就不……”

聪聪说：“我不，我不，妈妈，我不吃药。”

聪聪娘生气地说：“你不是头痛吗？先吃药止痛，明天再带你去医院检查。”

聪聪撅着嘴，小声嘟囔道：“现在不是很痛了。”

“真的不痛了？还是你不想吃药？”聪聪娘用手拍了拍聪聪的脸蛋。

“真的不是很痛了。”聪聪的声音像蚊子在哼。

聪聪娘犹豫了一下，这次她没有顺从聪聪，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说：“别再淘气了，妈妈现在就去拿药丸。”

聪聪狡黠地挤了两下眼睛，小声地说：“妈妈，其实我的头不痛，就是愿意叫妈妈抱，我要妈妈陪着我睡！”

聪聪娘一时没明白过来，生气地说：“越来越淘气，你还学会撒谎了？”

聪聪扁着嘴巴说道：“我只和妈妈陪着一起睡觉。”

聪聪娘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陪你睡吧，以后可不准再说头痛了？”

聪聪娘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陪你睡吧，以后可不准再说头痛了？”

聪聪娘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陪你睡吧，以后可不准再说头痛了？”

聪聪娘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陪你睡吧，以后可不准再说头痛了？”

聪聪娘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陪你睡吧，以后可不准再说头痛了？”

聪聪娘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陪你睡吧，以后可不准再说头痛了？”

聪聪娘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陪你睡吧，以后可不准再说头痛了？”

聪聪娘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陪你睡吧，以后可不准再说头痛了？”

聪聪娘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陪你睡吧，以后可不准再说头痛了？”

聪聪娘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陪你睡吧，以后可不准再说头痛了？”

聪聪娘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陪你睡吧，以后可不准再说头痛了？”

聪聪娘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陪你睡吧，以后可不准再说头痛了？”

聪聪娘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陪你睡吧，以后可不准再说头痛了？”